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搗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

余闕以忠義守城，孤城百戰，誓不克捷，及城陷之日，夫死忠。

妻死歸子
死并來音

濼湖共射

于晉十金

諒哉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
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
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池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
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其苦然
稍違令卽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額天求以身代闕
聞彊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
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川命稍暇卽注周易率諸生
講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
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感辭不往其忠君之心
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旣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

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贖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守安慶。羣盜四面攻之。太祖與接壤。不加一戢。何也。其時友諒偕大號。據全楚。太祖提師度江而東。若又悉力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於翰身受澶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變。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民用。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兵力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已莫能禦。豈非天哉。臨川朱彥昌。帶余公詩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爾。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命廖永安、愈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樂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馱沙擒樂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馮道、後迎封永義侯，配享太廟。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賊。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偽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蘄州、邾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任。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

州。六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者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卽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厔。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懷慶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昭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華錄 卷五

大正九年 軍爲太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李福、蔣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管降士誠，以楊完者死，益無所懼，遂遣兵據杭州、嘉興、紹興，皆爲所有。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瑄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執服，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聞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

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羣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全不下。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出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一月壬子。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宗

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上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審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旣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上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種種靈異。藏

紀非誣。太祖自製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炭山。伏兵之而皆應。在侯頊。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哉。

巳亥

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陣珍窮蹙卽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雄中奇識
是勘定本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
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曰。今四
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
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
也。上喜。卽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
肱。郡。命瑗爲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滕種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
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
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
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

孫和之以
文大是賊
化凶

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上召人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敗走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尋城破，的斤戰死。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

遣使往慶元

今寧波府

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籍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上命誅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復破走之。○太祖著運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趨為浙

人才地勢
強如利眉

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衝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爾。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埃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張士誠遣呼囉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窺嚴州。○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上親征浙東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我太祖稱其導從有力。勦介古道其死也。上勸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墓致奠。後追封鄧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爲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本姓徐。上養以爲子。

按我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得宣州。用道舍。即得嚴州。用保兒。即李得處州。用柴舍。即朱奴也。先質驢。真童。深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令復姓。

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追封河間郡王，其子通海、通源等皆封爵公侯。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王小明王走安豐。○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王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

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叅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鬪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

皇朝通志卷之... 卷之... 七

州兵弱易取。大海卽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嶺、高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不醫上
不疑去矣
公象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

○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上命勝襲其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爲

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

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

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

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

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爲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羈管

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爲乃棄官歸田里著郁

離子客或說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

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

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卽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

按基在高安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于天文術數。兄基聰明絕人。乃以其術授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竝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帳。預機密謀議。○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

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邊等迎之。文邊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主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射。死之。妻郤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郤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郤氏卽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郤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

六一

天曙登舟渡江

遇漢濱軍奪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

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翼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

雷老衣。忽不見。道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秋奇蹟異跡。五倫書功臣錄。潛溪文集。並紀至今讀之。猶令人噴噴興歎。太祖後悼雲死事。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司歲時祭。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

人事天時
自以類應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
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旣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
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針芥相投。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
○兵是步千慮。

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

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

明于彼已
之分數故
選川如神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闢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關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關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關者急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甯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南門外楊璟駢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

外上總大軍於盧龍山

今改名獅子山

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

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竝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叫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關者之謬卽命第五王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茸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鼉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唾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躡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有南浦。故姑溪。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甚固。

按張德榜之死也。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于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出偏師○領○官○設若胡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衝先釋騷矣。大海。

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

七月 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

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鎮

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

拒之。屢殲其衆。遣千戶王時齋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

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察罕。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

尤善用兵。己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

安慶爲長
江上流須
難攻取公
復失之伯
仲何所通
罪

處次第討平蔡罕遂以兵分鎮關隘荆襄河洛而重屯兵
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
探之○方國珍既獻温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上知其
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
○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
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
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勲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
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
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德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
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
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
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
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尼圖之謀
一時亂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
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
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
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
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
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
事守金華

六月僞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
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卽率師由靈溪以進

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橋、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水火連綿
山東之民
不能支持
卒不泮
聖祖以蘇
其臣乎

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稜頭等悉力拒守。

八月

上親征陳友諒，先是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

殞我名將，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

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溯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

勝等，潛以精兵，搗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

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今九江府。友諒為都傾其巢穴。上從之。

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

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

伏漢此言
誠心實意
勝於死地
有不作難
之舉而歸
斷之心始
決者

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
安慶。下之。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
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眾降。用爲
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
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榻所坐胡床。上悟。許之。
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機。此足下之
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
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
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

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并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降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

爲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
康。○僞漢餘千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兄袁
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
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僞漢參政
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僞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
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己未命平章吳宏
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
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聞。○會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
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
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詣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僞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其雲統風
虎之會

開籌款綱
論快可知

正月胡廷瑞既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
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
王溥餘千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眾來見。寧州陳龍
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
放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
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
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
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
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
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

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省中書叅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叅政胡大海。李文忠聞。卽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侯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

非吾族類
其心必異
原在防之

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恭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王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蒲英等入分有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詭曰將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鑊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提於馬下以示同僉宦交慶院判張斌勸其從已復殺大海子嗣住執郎中干懣懣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劉表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懣及其子寅棣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憤省印鑰城走嚴州告變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

棟丈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文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等夜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得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濟聞難，引兵奔討。太祖卽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鍾撫其民。旣入，父老遶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令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閩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馬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陳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脇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瑄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瑄等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侯

爲國之心
生死不二
思之至也

誅處州復平以王

祐守之祭乃禩

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爲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妻人哀慟如喪父毋敢再成威名亞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祭於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燈及既薨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

助者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

處諸全軍馬

諸全印

○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

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

議曰：兵貴虛聲。張楠於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楠，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旣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叅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

廣池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

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紿請察罕行營遂爲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中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

大有女風

草雖絕成
如朽推腐

近莫不驚悼。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計聞至燕元恤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陳孫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

吹旗觸

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

遂爲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卽

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賢既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欽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衆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上謂其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叅

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眾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屯田

二月 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餉。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疆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劉福通死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恭軍

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

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欄靡不畢備上問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叅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

可說善果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僞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爲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
章劉昭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
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麟
等殉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弩中其腰背箭
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鷲馭下嚴肅一號令之
加旗幟爲之改色每從人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
平生未嘗看書而隨樓應變行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
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後
進封梁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張子明一
千戶耳
兵勢而
情了了
賊執而
飾不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

軍且至。友諒怒攢棚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避水湧。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

建康明日已訖。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上不懌。親執旗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卽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飄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罍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書遣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讐。我自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汚之地。因舉龍興。卽南昌府也十一郡。奄爲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郤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

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夾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旣置火舟。火後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白禁江。逃回。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

陳友諒死

後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上不

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鶴漢圍南昌。上

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

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

者雖多，惟友諒勢彊大，稱巨敵。旣敗，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難定矣。

高岱曰：元末羣雄競起，與我太祖並驅中原，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勦敵，爲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爲可慮。其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標迅狡狴，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蹟而勢復振，觀其能江敗歸，還據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餉之後，旬日之間，而能留城却敵，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眩於先後之機，我太祖在全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讐敵。攻辟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既定之材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誤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憂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鳩根本之慮，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氣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故一太平，遂解大號，至於受命之禮，於草莽行之，而安慶南

非屏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慶其視我太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太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乏遠圖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處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趨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孝恭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共維駕馭之術不欲以擴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豈足以測聖心上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與固非人力所能繫哉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朱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金陵。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蘇。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饑之，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如故。上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囹。顛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旣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妖。』」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握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卽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旣起，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常，見江豚戲波中，然曰：水怪見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顛於江中。久之，與衆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頻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勸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第士信稱丞相，卽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

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上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慮城不下也。甲寅。上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